

晚清稀有西方汉学文化名著丛书

北京市重点图书



中国文学史

(英) 翟理斯著 刘帅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晚清稀有西方汉学文化名著丛书
北京市重点图书

中国文学史



ZHONGGUO WENXUESHI

(英) 翟理斯/著 刘帅/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史/(英)翟理斯著;刘帅译.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

(晚清稀有西方汉学文化名著丛书)

ISBN 978-7-5656-2944-0

I. ①中… II. ①翟… ②刘…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9571 号

ZHONGGUO WENXUESHI

中国文学史

(英)翟理斯 著 刘帅 译

责任编辑 刘志勇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50 千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卷	分封时代（前 600～前 200 年）	1
第一章	传说时代—华夏先声—书写的起源	3
第二章	孔子—五经	7
第三章	四书—孟子	23
第四章	其他作家	30
第五章	诗—铭文	35
第六章	道家—《道德经》	40
第二卷	汉 代（前 200～200 年）	53
第一章	秦始皇—焚书坑儒—其他作家	55
第二章	诗 歌	68
第三章	史学—词典编纂学	72
第四章	佛 学	76
第三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00～600 年）	81
第一章	诗歌和其他文学	83
第二章	经 学	95
第四卷	唐 代（600～900 年）	99
第一章	诗 歌	101
第二章	经学和普通文学	129

第五卷	宋 代 (900~1200 年)	143
第一章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145
第二章	史学—经学和普通文学	147
第三章	诗	160
第四章	字典—百科全书—法医药	165
第六卷	元 朝 (1200~1368 年)	171
第一章	其他文学—诗	173
第二章	戏 剧	179
第三章	小 说	199
第七卷	明代文学 (1368~1644 年)	207
第一章	其他文学—中药学—农学百科全书	209
第二章	小说和戏剧	219
第三章	诗	240
第八卷	清代文学 (1644~1900 年)	247
第一章	聊斋—红楼梦	249
第二章	康熙和乾隆	282
第三章	经学和其他文学—诗	286
第四章	墙体文学—新闻—机智和幽默—谚语和格言	309

第一卷

分封时代

(前 600～前 200 年)

第一章 传说时代—华夏先声— 书写的起源

许多事物的起源都被中国史学家估定了时间。虽然一些执着者尝试去探究更久远的源头，但大多数人认为万物之先无一物，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无极”。无极经过漫长的演化之后，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宇宙，外面是一个圆圈，里面是一个极点，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有极”。有极之中，一切无相无终，一片混沌。后来，在这有极之中又孕育出了万物之始，你可以把它叫作“太极”“太初”“混元”“道”或者其他什么你愿意接受的名词。

光阴荏苒，历时无疆，大道无为。经过很漫长的无为年代，太极又化生出了“两仪”，一为阳，一为阴；一主正，一主负；一者光，一者暗；一属雄，一属雌。大约 2269381 年前^①，阴阳和合，两仪交泰，于是产生了我们周围这个宇宙中的万物。这就是中国宇宙观的基本轮廓。

然而，一些更加严肃的中国史学家，只愿意接受

^① 此书原作于 1901 年，此处当从 1901 年推算。（全文所有注释均为编者注，不一一标注）

神农炎帝之后的历史。其实，神农炎帝也是一位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帝王，他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八百多年的一段时期里统治着中国。在神农时期，中国人取得了种植水稻、发明轮子、研究草药等科技成就。但是，对于崇尚理性的欧洲人来说，这段历史仍然是神话和传说的历史。因为事实上，这段历史让我们确知的东西实在很少。在严格的历史学意义上，我们对帝王世系年表中，神农炎帝之后约两千年里的众多帝王，了解得还很不够。直到公元前8世纪，真正所谓的历史才刚刚开始。由于我们在后面将阐明的某些原因，公元前6世纪成了研究中国文学史一个方便的起点。

那时，中国还只是局限于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之间的一块区域。无人知晓中国人源自哪里。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是从阿卡迪亚的巴比伦古国迁来的，这种理论非常具有吸引力；另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源自以色列部族的失散分支。似乎偏偏无人相信，中国人可能就起源于今天他们所在的那片沃土。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民族学理论的潮流似乎早已默认，一切民族都是外来移民，任何民族都必定来自她自己如今的领地以外的其他地方。不管怎么说，公元前8世纪的中国，是由众多分封的诸侯王国组成的。这些诸侯王国都由忠诚于中央王朝的诸侯统治。中央王朝则由天下共主的周天子统治。诸侯忠于周天子的象征就是朝拜和进贡。但是，这种忠诚总是言过其实的，每一个诸侯国事实上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王国。这种格局正是诸侯国之间嫉妒仇恨，甚至常常爆发血战的原因。一些诸侯国和另一些诸侯国之间的仇恨，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仇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如此，周王朝还是发展出了相当繁荣的物质文明。只要人们没有被役使来互相杀戮，他们还是能享受到基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他们住的是建造良好的房子，穿的是丝绸和纺布，脚踏皮革鞋靴，手撑雨伞避雨；他们坐的是椅子，用的是桌子，出行

乘马车，涉水有舟船；他们吃饭用的盘子、陶碟，虽然仍显粗糙，但比欧洲稍早一点用的木盘子要精巧得多。他们还会用日晷来计时。在尧舜禹统治的黄金时代，他们种植著名的日历树^①来计时。公元一百五十年左右流传下来的雕绘让我们有幸略窥日历树的庐山面目。原来，日历树由两株树组成：其中一株会在连续十五天中每天长出一莢叶子，紧接着会在十五天多一点的时间里每天落下一莢叶子；另一株则会在半年的时间里每月长出一莢叶子，随后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每月落下一莢叶子。据说，把这种日历树种在院子里，只需一瞥就能轻而易举地说出当天是几月初几。或许，随着文明日益进步，日历树的作用越来越小，它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利，最后慢慢灭绝了。

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人已经有了足以适应大多数交流需求的早期文字。事实上，这些早期文字的写法也与今天汉字的写法很相似。在纸张毛笔取代竹简刻刀的书写材料更替过程中，正是这个特点，让早期文字稍加变形改进就能适应而流传下来。这种变形改进达到哪种程度，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得知。我们知道的是，中国有她自己的卡德摩斯^②，这就是史前人物仓颉。相传仓颉有四只眼，他从沙地上留下的鸟爪痕迹得到了造字的启示。仓颉造字居功至伟，上天像下雨一样降下稻谷赐以祚祥，而邪魔听到仓颉造字的消息惊惧不安、彻夜悲号。在此之前，人们还只能通过结绳记事、垒石计数的原始方式来与远方的人交流。

既然说到了文字的起源，中国人的发明才能就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了。大概在史前时代，中国人就与很多其他民族一样，

① 这里所说的“日历树”，指的是《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中记载的“蓂莢”。

② 相传，卡德摩斯是一个聪明的腓尼基木匠。他在与妻子的交流中最先使用了字母文字，并把这些文字教给了其他人。这就是腓尼基字母文字的起源。

开始手绘太阳、月亮、星星、人物、树木、火焰、雨水等内容的简单图案。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他们发明了很多表意的象形文字。他们在这个方向上走了多远，我们只能猜测。不过，相对来说，人们发现的具有明显表意功能的象形字符极少，即使在两千年前的文物遗迹中也是如此。但是，霍普金斯、康塞尔、舍夫等人进行多年、现在几近完成的系列研究越来越指向这个结论：文字将在未来的某一天被证明是由象形字符系统地发展而来。无论怎样，可以确定的是，紧随结绳记事、垒石计数的神话时代之后的早期文明中，在象形符号还相对较少的时候，一些杰出者实现了一个飞跃，这个飞跃让文字的快速发展变得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容易。

第二章 孔子—五经

《尚书》

公元前 551 年，孔子诞生。他可以说得上是中国文学的奠基人。在仕途从政和游学授徒之余，孔子为后世整理、修复了不少极具价值的残存古籍，并至少创作了一部原创著作。在孔子以前，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用“普通文学”这个概念所指的任何东西。那时，书面文字似乎主要用于政事目的。华夏文明早期乃至传说时代，统治者们的许多言论有时被用文字写了下来。孔子精心收集和编纂了这些言论，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书经》或《尚书》，从而让那些远古文字留存至今。《尚书》中所辑的文献，据说原本有一百篇之多，时间跨越了公元前 24 世纪至公元前 8 世纪之间的一千六百多年。即使真实时间没有所说的那么久远，那也足以让我们有幸一瞥孔子之前的时代。譬如，《尚书》开头两篇提到的尧和舜，约在公元前 2357 年至公元前 2205 年之间统御中国，那段时间被认为是圣贤治世的黄金时代。据《尚书·尧典》记载：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黎民与变时雍”。后来，尧帝禅位给了舜。根据记载，舜是一个睿智仁德之人。舜之所以被尧看中，是因为他不仅以其至孝，让家里的凶顽瞽父、跋扈后母、傲劣异母弟和谐相处，而且用行动感化并改变了他们。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一名人。他就是在公元前 2205 年开创了夏王朝的大禹。大禹在舜帝时期成功地治理了一场让中华大地泛滥成灾的大水患。经粗疏考证，这场水患跟基督教传说中的诺亚洪水有很多契合之处。关于大禹治水，《春秋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尚书·虞书·益稷》中，大禹也自述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赋治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蒸民乃粒，万邦作乂。”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有这么几段韵文记叙了大禹对后世子孙的训导，其一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其二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从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开始，父死子继的帝位传承制度开始建立，并取代了尧舜时代禅位贤人的帝位传承制度。《尚书》中的第四篇讲到了夏朝统治者堕落并最终在公元前 1766 年被成汤取代的事。成汤是商朝的开创者。公元前 1122 年，商朝统治者重蹈夏朝覆辙，王纲尽堕。这时，中国历史上最完美、最受敬仰的一位杰出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众所周知的周文王。周文王是位于今中国陕西省的一个诸侯国的世袭诸侯。公元前 1144 年，崇侯虎在商朝国君帝辛面前谗毁周文王“将不利于帝”，因此文王被囚羑里。囚居羑里期间，文王拘而演《周易》，这是我们后面将谈到的一本书。最终，帝辛在得到了美女、宝马之后，做出了妥协，释放了文王，但他仍然将文王流放戍边。烈士暮年，壮心不

已，文王此后一直到临死，也从未停止过对商末酷政和时代堕落的反抗。文王的英名流芳青史，他的儿子周武王继承了他的事业，最终推翻了商王朝，开创了礼乐文章八百秋的周王朝。周武王姬发讨伐殷商、会师诸侯于孟津的一篇讲话被收录在《尚书·周书·泰誓》中，这篇讲话据说发生在公元前1133年：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德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祇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底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尚书·周书》中有两篇文献劝诫人们远离奢侈和酗酒。文王曾经专门下令，酒（从稻谷中发酵蒸馏出来的烈酒）只能在祭祀场合按严格的规定使用。从此，在王朝衰败时频发的一切国难，都可以被轻松地归咎于沉溺美酒，这几乎成了一条通则流传了下来。然而，奢侈和酗酒对人们似乎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即使在文王尸骨未寒之际，也难免有人沉湎其中。

《诗经》

《诗经》，又称《诗》，是孔子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又一现存著作。它是一部包含众多格律、以四言诗歌为主的诗歌总集，收集

了大禹时代至公元前6世纪初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因此又叫《三百篇》。据说，孔子从三千多篇诗歌中去芜存菁，删定为三百零五篇。《诗经》的编排如下：

一是风。风是王畿以外的各诸侯国人们传唱的民谣。这些民谣由贵族定期呈献给天子，再由皇家乐师鉴评。皇家乐师从这些民谣作品中推断出各诸侯国的盛行风尚和流行习俗，并就各诸侯的德政或劣政情况向天子建言。

二是小雅。小雅者，宴飨之乐也，是天子平常宴饮欢娱之乐。

三是大雅。大雅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是王室贵族在朝会等庄重场合所奏之乐。

四是颂。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

孔子本人对《诗经》的工作非常重视。《论语·季氏篇》记载，孔子曾问他的儿子孔鲤：“学《诗》乎？”孔鲤回答：“未也。”孔子就说：“不学《诗》，无以言。”或许，孔子预见到了弗莱彻评价索尔顿是一个“智者”时所说的名言：“为一个国家制定民歌的人，不需要太关注制定法令的人。”孔子的推重或许直接助推了《诗经》的文学风行。传统的经学家，由于不能品赏出这些诗歌中简朴自然的美，往往给这些诗歌附加上无数日常用语和大量措辞；同时由于不能不强调孔圣人的价值判断和理念宣贯，往往把日常的乡间民谣解读成重大的道德宗旨和政治原则。《三百篇》中的每一篇不朽诗歌都被硬性嵌入了弦外之音，注入了相应的道德取向。如一个少女劝诫他的恋人不要太鲁莽：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①

^① 见《诗经·郑风·将仲子》

解经人敏感地发现，这节诗涉及一个诸侯，他的弟弟曾阴谋害他，而他并不立即施以迅速的惩戒，而是要谏臣不要太鲁莽，以免人言可畏，等到其弟祸心滋大、玩火自焚，然后彻底将之消灭^①。

另一个独立的年轻姑娘或许会说：

子惠思我，

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

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②

这些直白的文字表达了小国人们希望有大国在统治体系内结束现有诸侯弊政的心声，但传统经学家不可能愿去揭示这一层内涵。如今，本土的学者仍然难免受到传统经学家的潜在影响，但欧洲人将会更好地解读出《诗经》中的本义。

或许，正是传统误读帮助了《诗经》这一著作保存至今，否则这些诗歌可能会被认为太无足轻重而为历代学者所忽略。如今，学识渊博的中国人记诵它，《三百篇》中的每一篇都被精心研究，直至诠释之力无法寸进为止。例如，《诗经·邶风·谷风》中有一句著名的“泾以渭浊”，曾被广泛解释为“之所以说泾河浊，是因为渭河更清的缘故”。直至1790年，清帝乾隆对这种解释表示怀疑，于是命大臣专程考察泾、渭两河。考察大臣回报说，泾水清而渭水浊，因此，“泾以渭浊”的本义应是“渭河浊水让泾河清水

① 《毛诗·小序》解此诗：“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由于“仲子”与“祭仲”近，诗中有劝诫不要太鲁莽，以免人言可畏之意，所以传统解诗者将此诗解读成影射郑庄公欲擒故纵、纵容共叔段犯错，最后水到渠成一举将共叔段消灭之事。事见《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② 见《诗经·郑风·褰裳》。

变浊了”。

以下是《诗经》中较长的一首诗^①。像所有其他的诗一样，这首诗也被套上了一种不太可能的政治寓意。对此，什么也不需要再说了。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坳垣，以望复关。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诗经》中许多诗篇涉及战争和离别；另一些涉及耕作、畋猎、婚恋和宴飨。生活的愁苦被充分宣泄，对统治者的不满频频流露。一篇诗歌甚至吟唱，宁愿变成一棵无知无觉、无亲无故的树木^②。“饮食和幸福”的永恒主题被如此呈现^③：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

① 见《诗经·卫风·氓》。

② 见《诗经·桧风·隰有萋楚》。

③ 见《诗经·唐风·山有枢》。